

中华典籍精荟

中華典籍精荟

易童子问

闫骏翔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华典籍精荟

易童子问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杨向荫

中华典籍精荟

易童子问

主 编	闫骏翔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300 千
印 张	224
版 次	2005 年 1 月修订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494-1/K·29
总 定 价	560.00 元
本册定价	13.5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全民族每个成员的共同财富。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多少王朝的兴盛衰亡，帝王将相、黎民百姓，演绎着中华的历史。风骚古歌、秦文汉赋、唐诗宋词，道不完华夏百世悲歌。中国古典文化的朵朵奇葩，等待有心人去欣赏、采撷。

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我们特推出了本套《中华典籍精荟》丛书。编者从历代帙牒盈积的著作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多方位、多角度地介绍了源远流长、内容宏富的中国古典文化宝库中之精华。

编 者

目 录

欧阳修论说集	(1)
易童子问	(1)
杂说三首并序	(16)
杂说一	(16)
杂说二	(17)
杂说三	(17)
正统辨上	(17)
正统辨下	(18)
原正统论	(18)
明正统论	(21)
秦 论	(23)
魏 论	(24)
东晋论	(25)
后魏论	(26)
梁 论	(27)
正统论序论	(28)
正统论上	(29)
正统论下	(31)
或 问	(35)
魏梁解	(37)

1

易
童
子
问



原 弊	(38)
纵囚论	(41)
怪竹辨	(42)
本论上	(43)
本论下	(45)
本 论	(47)
为君难论上	(50)
为君难论下	(52)
朋党论	(54)
《易》或问一	(55)
《易》或问二	(56)
《易》或问三	(57)
《易》或问	(58)
明 用	(60)
《春秋》论上	(61)
《春秋》论中	(63)
《春秋》论下	(64)
《春秋》或问一	(66)
《春秋》或问二	(67)
《泰誓》论	(67)
石癡论	(69)
辨左氏	(71)
三年无改问	(72)
《诗解》统序	(73)
二《南》为正风解	(74)
周召分圣贤解	(74)
王国风解	(75)



十五国次解	(76)
定风雅颂解	(77)
《鲁颂》解	(78)
《商颂》解	(79)
《十月之交》解	(79)
本末论	(80)
时世论	(82)
《幽》问	(86)
《鲁》问	(87)
《序》问	(89)
张应之字序	(90)
尹源字子渐序	(91)
胡寅字序	(91)
章望之字序	(92)
郑荀改名序	(93)
三皇设言民不违论	(94)
贾谊不至公卿论	(95)
夫子罕言利命仁论	(97)
国学试策一	(98)
国学试策二	(100)
国学试策三	(101)
南省试策一	(103)
南省试策二	(105)
南省试策三	(106)
南省试策四	(107)
南省试策五	(108)
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一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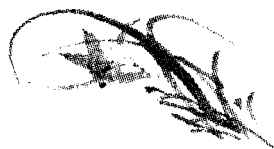
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	(110)
问进士策一	(110)
问进士策二	(111)
问进士策三	(112)
南省试进士策问一	(113)
南省试进士策问二	(114)
南省试进士策问三	(115)
问进士策一	(116)
问进士策二	(116)
问进士策三	(117)
问进士策四	(118)
问进士策题一	(119)
问进士策题二	(119)
问进士策题三	(119)
问进士策题四	(119)
问进士策题五	(120)
论《尹师鲁墓志》	(120)
兵 储	(122)
塞垣	(123)
游大字院记	(125)
伐树记	(125)
丛翠亭记	(126)
河南府重修使院记	(127)
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记	(127)
非非堂记	(128)
戕竹记	(129)
李秀才东园亭记	(129)



养鱼记	(130)
东斋记	(131)
浙川县兴化寺廊记	(132)
陈氏荣乡亭记	(133)
明因大师塔记	(134)
樊侯庙灾记	(135)
泗州先春亭记	(136)
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	(137)
夷陵县至喜堂记	(138)
峡州至喜亭记	(139)
游穰亭记	(140)
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	(141)
御书阁记	(142)
画舫斋记	(143)
王彦章画像记	(144)
吉州学记	(146)
丰乐亭记	(149)
醉翁亭记	(150)
菱溪石记	(151)
偃虹堤记	(152)
大明水记	(153)
海陵许氏南园记	(154)
孙氏碑阴记	(155)
真州东园记	(156)
浮槎山水记	(157)
有美堂记	(158)
三琴记	(160)



相州昼锦堂记	(160)
仁宗御飞白记	(162)
筠州学记	(162)
岷山亭记	(164)



欧阳修论说集

易童子问

童子问曰：“‘乾、元、亨、利、贞’，何谓也？”曰：“众辞淆乱，质诸圣。《彖》者，圣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则乾无四德，而《文言》非圣人书乎？”曰：“是鲁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问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也？”曰：“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阙文多矣”。

童子问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人于邪，圣人因其变以戒之，故曰‘利永贞’。”

童子问曰：“《屯》之《彖》、《象》与卦之义反，何谓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辞曰‘勿用有攸往’，

1

易
童
子
问

《象》曰‘动乎险中，大亨贞’，动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经纶’，不往而能经纶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众人也；治《屯》之时者，动乎险而经纶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问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谓也？”曰：“《蒙》者，未知所适之时也，处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时而发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养其德而待也。”

童子问曰：“《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何谓也？”曰：“《需》，须也，事有期而时将至也，云已在天，泽将施也，君子之时将及矣。少待之焉，饮食以养其体，宴安和乐以养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问曰：“‘《师》，贞，丈人’，何谓也？”曰：“师正于丈人也，其《象》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问可以王矣，孰能当之。”曰：“汤、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为毒也甚矣。然其以本于顺民之欲而除其害，犹毒药瞑眩以去疾也，故其《象》又曰‘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童子曰：“然则汤、武之师正乎？”曰：“凡师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汤、武也。汤、武以应天顺人为心，故孟子曰‘有汤、武之心则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谓也？”曰：“为《易》之说者，谓无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补过也。呜呼！举师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仅得补过、无咎，以此见兵非圣王之所务，而汤、武不足贵也。”

童子问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何谓也？”曰：“王氏之传曰‘万国以比建，诸侯以比亲’，得之矣。盖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独比也，故建为万国，君以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万国之君共比于王，则视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问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类族辨物’，何谓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类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类而同其欲，则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则各从其类。故君子于人则通其志，于物则类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问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何谓也？”曰：“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问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谓也？”曰：“于此见圣人之用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

童子问曰：“《观》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何谓也？”曰：“圣人处乎人上而下观于民，各因其方，顺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圣人所以顺之者，此所谓神道设教也。”童子曰：“顺民。先王之所难欤？”曰：“后王之不戾民



者鲜矣。”

童子问曰：“《剥》，‘不利有攸往’，《彖》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者，何谓也？”曰：“《剥》”阴剥阳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时而止，与《屯》之‘勿往’异矣。《屯》之世，众人宜勿往，而君子动以经纶之时也；《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剥尽则复，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而进也。”

童子问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者，何谓也？”曰：“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其《彖》曰‘刚反，动而以顺行’是矣。”童子曰：“然则《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岂非静乎？”曰：“至日者，阴阳初复之际也，其来甚微。圣人安静以顺其微，至其盛，然后有所为也，不亦宜哉！”

童子问曰：“《大过》之卦辞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其往乎？其遁乎？”曰：“《易》非一体之书，而卦不为一人设也。《大过》者，桡败之世可以大有为矣。当物极则反、易为之力之时，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为利而不为者矣。故居是时也，往者利而亨，遁者独立而无闷。”

童子问曰：“《坎》之卦曰‘习坎’，其《彖》曰‘习坎。重险也’者，何谓也？”曰：“《坎》因重险之象以戒人之慎习也。习高山者可以追猿猱，习深渊者至能泅泳出没以为乐。夫险可习，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也。是以圣人于此戒人之习恶而



不自知，诱人于习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童子问曰：“‘《咸》，取女吉’，何谓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刚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则男女同类欤？”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谓各睽其类也。凡柔与柔为类，刚与刚为类。谓感必同类，则以柔应柔，以刚应刚，可以为咸乎。故必二气交感，然后为咸也。夫物类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异类而合，然后见其感也。铁石，无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针，则虽隔物而应。《彖》曰‘观其所感，而万物之情可见’者，谓此类也。”童子又曰：“然则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异类乎？”曰：“天下之广，蛮夷戎狄、四海九州之类，不胜其异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为大，圣人所以为能。”

童子问曰：“‘《恒》，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何谓也？”曰：“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久成’。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问曰：“‘《遁》，亨，小利贞’，何谓也？”曰：“《遁》，阴进而阳遁也，《遁》者见之先也。阴进至于否，则不正利矣。《遁》者阴浸而未盛，阳能先见而遁，犹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问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何谓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



下暗矣。大哉！万物各得其随，则君子向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则君子出而临众。商纣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发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则，圣人贵之乎？”曰：“不贵也。圣人非武王而贵文王矣。”

童子问曰：“‘《家人》，利女贞’，何谓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欤！《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则，何为独言‘利女正’？”曰：“家道主于内，故女正乎内，则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呜呼！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

童子问曰：“《睽》之《彖》与卦辞之义反，何谓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时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则吉，大事睽则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则上下交而为泰，是谓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则否矣。圣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万物睽而其事类’，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异’。”

童子问曰：“履险蹈难谓之《蹇》，解难济险谓之《解》，二卦之义相反而辞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谓也？”曰：“圣人于斯二卦，辞则同而义则异，各于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众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顺。凡居蹇难者，以顺而后免于患。然顺过乎柔，则入于邪。必顺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



也’；解难者必顺人之所欲，故曰‘往得众也’。”

童子问曰：“‘《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何谓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此之谓也。”童子又曰：“《损》之《象》曰‘君子以惩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何谓也？”曰：“呜呼！君子者，天下系焉。其一身之损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损忿欲尔，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然而肆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矣。迁善而改过者，岂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过乎？”曰：“汤、孔子，圣人也，皆有过矣。君子与众人同者，不免乎有过也；其异乎众人者，过而能改也。汤、孔子不免有过，则《易》之所谓《损》、《益》者，岂止一身之损益哉？”

童子问曰：“‘《夬》，不利即戎’，何谓也？”曰：“谓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尽。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长，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养小人。《夬》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故其《象》又曰‘居德则忌’。”

童子问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其《彖》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谓也？”曰：“困，亨者，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困

